

光阴絮语

心香一瓣

倾听河流的声音

□ 沐 沐

吃过晚饭，沿着棠岭港信步而行。往下游走，是横亘两岸的高架桥，给静谧的小镇添了雄壮之美。桥下，水声汤汤，突地浩大——原本缓和的深流在此处向腋下一倾而泻，坠落处绽开一排雪白的花。

突然有个奇妙的发现，似乎万物都能开花。树会开花，炸出木棉的炽烈、凤凰木的绚烂，酿出桃李的芬芳；草会开花，结出婆婆纳的蓝星星、小雏菊的金黄脸蛋，让蒲公英举着伞去流浪；霜雪有花，连横倒的朽木也会开花，撑开菌菇的小伞；人也会开花，心花是这世间最珍贵、最隐秘的花。而水，当然也会开花——它的花叫做水花。

远看，它是雪白的，如碎珠，如溅玉，在光里跳跃。可近前掬一捧——花朵不见了，指缝间流走的只是透明的水。原来水花和莲一样，只可远观，不可褻玩。水开出的花没有香味，不像巷弄深处的橙树，米黄色的小花从深巷溢出，醉了整条街。即便凑得再近，水花也不带一丝气味。我忽然想起一句话：真水无香。真正的水，是无香也无味的，那是一种本源的气息，和脚下的土地一样——敦厚、淳朴，不刻意诱人。若你闻到一丝气味，那必是人为的添加或破坏，不是水与土的本意。真正的尊重，就是顺从自然的本意。

这些年像洄游的鱼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回溯这个出生、上学、工作都未能远离的小镇。兜转了那么久，似乎只有我还站在“原点”。故人已远，举目苍凉，唯有棠岭港一如从前，昼夜奔流。可我又未能真正回到原点。或者说，原点根本不存在——就像棠岭港的水流，看上去是同个模样，可早已不是上一秒的水。

再往下走，便是溪东了。水面平阔，汛期更有人海处的浩荡。来自莽莽武夷的两大流派棠岭港与十五岭港在这里交汇，而后携手而下，一路采集更多的支流，汇成广丰大地上的母亲河——丰溪河。暮色正自溪东升起，河面迷蒙，远山如黛，壮阔、苍茫，美得令人忧伤。

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多思的初中生。也是一个这样的寻常黄昏，我的老师约我走在溪东的河堤上。一个老师，要给敏感细腻的青春期女孩上一堂思政课，他的方式别出心裁——不在教室，在河边。他的话也像河水一样弯弯绕绕，我当然听得懂——内向的人并不一定笨。他想说：不要乱了心思，荒了学业。我都明白。可他不知道的是，我那时耽于的，并非一种少女心绪，更多是生存的具体困窘，和精神上的无所依凭。很多时候，走在暗路上，并没有渐次亮起的路灯，来温暖那时常湿漉漉的双眼。可是年少自尊的我又如何向老师言说呢？河流在畔，明亮宽阔，滔滔不息，我多想和河流一样，抛开沉重的羁绊，一路欢歌向前。

巴金说：“能够向前的人是幸福的。”向前，意味着和一路前行的水一样，冲破了困顿与阻滞。

很多年后，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这些。我知道，我已经可以忽略许多外在的事物了。或者说，我学会了一种处事方式，就是试着不抵抗，像河流一样活着，允许一切发生，接纳一路的所有境遇。读过一句话，意思是：生命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所经历的。不抗拒生命的变化，而是让它们自然地流经你。就像河流一样，自然地流淌，从不试图抓住任何东西，遇到岩石和障碍，也不争执较劲，只是轻轻地绕过。别以为这样的水绵软无力，你看它即使会被暂时阻隔、围堵，但只要机会来临，它就顺势奔向那自由和开阔之处。更何况啊，即使在波折中，也能一路遇见橙花，遇见古桥，遇见明亮的篝火，遇见暮色中远山如海——大地鼓动不息的脉搏，就藏在这些具象的日常事物里。

棠岭港彻底暗了下来，除了那低回的吟唱，河面什么也看不清。我的内心也平静下来，隐身在这庞大的黑暗之中，静静倾听着河流的声音。

你听，棠岭港的水流在告别，也在邂逅；在抛却，也在一路蓄积。水流的声音里，蓄藏着辽阔的万水千山。

在一条河流里，过往和未来正迎面相逢。

怡情诗笺

我把史书翻到九十九年前那个夜晚
铅云压着南昌的屋檐
三声枪响没有惊醒街头巷尾
却成了炸响时代的惊雷
颈系红布带的无名战士
指向夜空的汉阳造
一起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是钢铁与热血的宣誓

城头更换的旗帜
不是宣扬占领了一座城市
是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上
从此崛起一股新的力量
凝聚时是力量，散开时是种子
撒向山川河流
成了燎原的火种

九十九年的时光很长
纪念馆里的浮雕依然在冲锋
九十九年前的月光从未离开
照着今天街头悠闲的脚步
硝烟早已散尽
枪声时时在血脉里回荡

九十九年前的热血，今天依旧沸腾
沸腾在每一个中国人
挺直的脊梁里
是神舟划破苍穹的助推器
是巨舰犁开深蓝的原动力

九十九年前的热血，今天依旧沸腾
沸腾在每一个黎明和黄昏
沸腾在我们长长的一生里
眺望先辈前进的方向
我们踏上属于自己的征程
一路接受时代的检阅

□ 徐 军



湖口青阳腔传统戏

一位身材伟岸、面色黑红的男子站在我面前，多年不见，我一眼认出是他，我们张开臂膀，紧紧抱在一起。

那边锣鼓响起，开始排练。仓才仓，似乎为我们俩重逢奏乐。吴荣芳拉着我坐到谷场的石墩子上，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一直牵挂你，不知道你的处境怎样？他说，这一村，都是我的叔伯大爷，对我很照顾。大家对我爹也很好，说他一贯支持戏班，收藏保护了三箱戏服也算立功。让他劳动改造，自食其力。

那边开唱了，声如洪钟，是净角花脸的腔板。我说，想不到，你们村剧团还在？吴荣芳接话，滔滔不绝地：不仅在，还壮大了。今年五月，江西省组建古典戏曲演出团赴京汇报，专程抽调吴江龙、吴厚德，还有付垅的曹梅卿、曹耀春等一众青阳腔老艺人参演。他们非常幸运，能到中海怀仁堂献唱。吴江龙扮演的《三请贤》张飞、曹梅卿饰演的《曹操逼宫道遥津》汉献帝、吴厚德与曹耀春联袂演绎的明代南戏遗存名折《磨坊会》，唱腔纯正、身段精湛、韵味酣畅。周恩来总理亲临观戏，亲切接见全体参演演员。这场演出轰动京城，今年《戏剧报》特意选用吴江龙版张飞剧照作为封面呢。国内戏曲典籍收录的青阳腔经典配图，亦沿用此次舞台影像，让湖口青阳腔声名远播、载入史册。边说边给我看一份戏剧报的封面。

“还有，”吴荣芳手舞足蹈，如数家珍：江西省政府决定，将青阳腔正式纳入赣剧声腔体系，系统性开展抢救、整理、传承与推广。吴江龙、曹梅卿等核心艺人被正式调入江西省赣剧团，传扬高腔技艺。他们当老师去了。可惜呀，从小没让我学戏，要不然也跟着上大舞台。

这时，排练场那边一声叫唤：荣芳，你把同学留住，一起会餐。吴荣芳答应一声，转头对我说：我大伯留你吃饭。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扮演张飞的吴江龙呀！我转头朝那边望去，见一个大花脸正踩着锣鼓点子上场呢。

我插话，老师父们走了，这里怎么办？

吴荣芳说，还留下一些年轻后辈围鼓坐唱。湖口县政府决定，青阳腔的保护研究、整理传承不能中断。县文化单位也成立专门机构，逐步开展工作。

我又为他可惜，若是分到文化馆多好，熟门熟路研究青阳腔。却叫去林场种树。

“你嘀咕什么？这也是暂时的。我离不开青阳腔。”他转身看着我的眼睛，“我的话说完了，说说你，现在做什么？”

我摇了摇头叫声老同学：别提，我转了三个单位，现在调到专区采茶剧团，搞创作。写剧本，创作小戏。吴荣芳拍了拍我的肩膀，还为这事等着我呢。采茶戏也是好剧种，搞创作，大好事，你可以大显身手，发挥你的特长，历史戏，现代戏，都写。只要写得好，都是大戏！

吴荣芳这句话，我很受用，说出了我的努力方向。我大声回答：我听你的！

后来，我一头扎进戏剧创作中，整整7年，也写了几出戏。并且都排练演出了。其中，有一出是现代戏《浔阳江涛》，写九江码头工人收回英租界的历史故事。我每次提笔时，便感到这是大戏。仓才仓，码头工人一声吼，这里是中国，英国人滚出去！这一声吼，就是张飞闹辕门，落在如今的生活里。

此后数年，我笔下的戏越来越多，角色在纸上悲欢离合。但无论写哪一出，写到关键时我总会停笔静思，耳边无端便响起那声古老的呐喊：“俺张飞——来也！”

身穿乌油甲(才)
胯下乌驢马(仓才)
丈八蛇矛手中拿(仓才仓)
全身紧披挂(仓)
一怒闹辕门(才)
闹——闹——闹(仓才仓)
张飞冲台而上，赵云上前拦阻。
赵云：三哥，连误三卯，还闹辕门？理应报门而进！

张飞一把推开赵云，朗声喝道：你与我站开些！(得)
张飞登台见孔明，傲然不施礼。新水令、大汉腔接续而起，滚调密集酣畅，唱腔高亢激昂、气势磅礴。

(唱 大汉腔，起高)
不会交锋只会讲，(仓)
不会对垒只会嚷，(才)
你只会卧龙岗上
(滚调)
三朋四友，谈今论古，数黑论黄！(仓才)
俺老张，战沙场(仓)
枪挑吕布，马踏荆襄！
你这牛鼻子小道(滚白)敢在俺面前，摆什么军师模样！(仓才仓)
孔明正色发问：张飞，你连误三卯，贻误军机，该当何罪？
(帮腔齐和：何罪？)
张飞(唱 高腔)：
说什么三卯不到罪难当？(仓)
俺老张，性刚强。(才)
最恨那，酸儒装腔！(仓才)
大哥三请你，你端架子卧龙岗，(滚调)
我看你，只会吹牛。不会上战场(仓才仓)
(帮)不会上战场！(仓才仓)
……………

我低头对照字条，抬眼凝望戏台，古朴高腔苍劲雄浑、字字千钧，彻底征服了年少的我。我转头对吴荣芳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大戏。”

尽管光阴流转，春秋更迭，那场戏，那一抹威严鲜活的花脸扮相，那声声震彻心肺的高腔呐喊，始终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时时在梦里重现。

正月十六，私塾开学，我如常返校，吴荣芳刚刚步入校门，却被刘先生叫到房里训话：听说过年时你们村里唱了三天戏，你叫了几个同学去看。吴荣芳回答是。刘先生严肃地说：现在开学了，要认真读书。吴荣芳连声咕咕。

刘先生虽然没读大学，却是一个虔诚的学院派，对民间戏曲不感兴趣。在他教学的仅仅两年中，我读了《幼学故事琼林》《唐诗三百首》选篇、《古文观止》选篇等书，加上四则运算。吴荣芳的选课和我相似。我们都在刘先生门下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时序已至1949年3月，人们感到不同往常。长江要塞马当几声炮响，送来一则惊报，解放军百万雄师要渡江了。5月9日，湖口全境解放，时局更新，刘先生的私塾停馆。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回家自修，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期盼。很快，1951年湖口中学校招生，13岁的我正式踏入初中课堂。这两年，不见吴荣芳的踪迹。我就专程到吴下坂村探寻，不料走到他家两层楼屋时，抬眼只见大门上锁，还贴了封条。我忙向邻居打听吴荣芳，乡人扬手告知，他每日都在湖滩上放牛。随后慢慢知晓，当年登台受贺的吴秀山，是民国时期的保长，坐拥良田数百亩、家境富庶。吴荣芳便是他的独子。土地改革时期，工作人员在吴家搜出三大箱完整的戏服、盔头、铠甲，做工精妙、色彩鲜亮、形制齐全，无一破损，同时搜出大量手抄古本青阳腔剧本。这批物件，是湖口青阳腔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珍贵的实物遗存，尽数交由县文化馆妥善收藏、永久保存。但是，吴荣芳呢，那个聪明的少年，一定不会沉沦。但湖滩一望无际，哪里去找？

时光飞逝，6年后我中师毕业，当了一年教师，由于在写作上努力，就被九江专区文联培养，当了一年编辑。21岁时被派进专区采茶剧团学编剧。命运就是这样奇妙，我是医家子弟，却要与戏剧绑定。此时此刻，我自然想起少年时的挚友。

国庆十周年放假，我借回乡探亲之机，又一次去吴下坂村探访，才知道吴荣芳上了“共大”(全称是“湖口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林场工作。这时候，吴下坂可不得了，人来人往，忙上忙下。问他们忙什么？排练。明天到县里演出，向国庆献礼。我说我是吴荣芳的同学，他那个林场远吗，我去找他。这时从脑后传来一声回答，如戏腔一般高昂：不须去，俺，吴荣芳，来也。我回头一看，

1947年2月，邻村刘姓九房里归来一位青年。他外出求学，在南京大学旁听，一心想考取最高学府，终以三分之差遗憾落榜。归乡后，他决意开设私塾，静待前路机缘。在兄长的帮扶下，很快招得十几名学子，皆是周边村落的孩童，大者十五岁，我年纪最小，刚满九岁。刘先生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国文、数学皆用心教授，深得乡里家长信赖。

同窗之中，家距学堂最远的，是两华里外吴下坂村的吴荣芳。他每日往返，四里路途风雨无阻，午饭便在刘村亲戚家搭餐。一日课间，吴荣芳寻我闲谈，问道：“听说你属虎？”我点头应答，他指着自己笑道：“我也是，我们结个老庚吧。”我一时迟疑，说结老庚需烧香磕头、礼数繁琐，不如结为挚友相伴。

这大抵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懵懂的相交，也拥有了平生第一位好友。吴荣芳家境殷实，时常赠予我物件，一方精致砚台、两枚上好徽墨等等。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家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回到老家新屋山村。家里吃饭的人多，只靠父亲行医，得来些许酬金维持生计，哪买得起如此好墨？屡屡受他惠恩，我心中时常感念，又颇觉不安。

这年中秋节，学堂放假半日。恰逢我们王村组建采茶剧团，村里搭台唱戏，热闹非凡。我当即邀吴荣芳前来观戏，他欣然应允，道：“我是在戏文里泡大的。”

村里青壮年在晒谷场上搭起简易戏台，台周披红挂彩、喜气盈盈。首场折子戏《秧麦》登场，一男一女扮作农家夫妇，演绎春耕播种、勤耕劳作的日常，寄寓着乡民岁岁丰收的美好期望。其后，《补背褡》《山伯访友》《方卿戏姑》等经典折子戏接连上演。我一边看戏，一边照料挚友。彼时乡间草台班子设备简陋，无胡琴伴奏，仅凭板鼓、锣钹铿锵作响，撑起整场戏韵。

戏才演两出，吴荣芳便起身告辞。我一路相送。归途之上，他默然不语。我忍不住问道：戏不好看？他缓缓摇头，从齿间轻轻吐出二字：小戏。我追问，他却缄口不言。行至牛栏港，跨过一座石板小桥，便是他的村庄吴下坂。我止步道别，他独自过桥，回头对我道：“下次来我家，带你看大戏。”

夕阳鎏金，铺洒在他少年挺拔的背影上，格外清朗好看。须臾，他步履轻快、蹦跳着向村中走去，身影融进漫天晚霞。

转瞬年关将至，私塾迎来年假。正月初四，吴荣芳专程登门拜访，邀我次日去他家看大戏。

我终于好奇追问，何为大戏？他仰起清瘦修长的脖颈，详细解释：“大戏演千年史事，古今兴衰，文生着锦袍长衫，武生披铠甲靠旗，帝王着威严龙袍，气象万千，精彩纷呈。”我觉得有趣，欣然应允，二人约定次日清晨九点，在村口小桥相会。

翌日，我准时赴约，随他踏入吴下坂村。村落规模宏大，屋舍规整高昂、错落有致，古朴厚重的气韵扑面而来。村中晒谷场上，一座气派戏台已然搭建完工，台柱粗壮坚实，台面宽阔平整，自带庄严肃穆的戏曲气场。

吴荣芳告诉我，开场先演“跳加官”，为村中长辈祈福祝寿、恭贺新春，念到哪位的名字，便由那位出资作为酬金以赠戏班。压轴正戏，便是经典高腔剧目《三请贤》，演绎刘备三顾茅庐、礼聘孔明，而张飞心生不服、桀骜直言的三国故事。他知晓我读过《三国演义》，熟知这段典故，又细心叮嘱：“我们唱的是传统秀兰班高腔，曲调古朴、唱腔独特，你初听难懂，我备好了唱词字条，一会予你对照品读。”

他抬手看表，提醒戏文即将开演，随即带我落座。

倏忽间，鼓声乍起，由远及近、由缓至疾，转瞬锣鼓喧天、唢呐齐鸣，声声激荡村落。铿锵乐声中，财神赵公明登台亮相，手捧鎏金元宝，躬身向台下父老致意，口中朗声祈福：“请——大富大贵、大仁大义的吴秀山先生加官！”

台后众人齐声唱和：“加官！加官！加官！”声声祝贺回荡戏台间，一位身着紫色缎面长袍的中年人缓步登台，向台下三鞠躬致谢，再回身示意幕侧。早已等候在幕侧的礼宾手捧两卷银洋(红纸包裹)的托盘登台，吴秀山接过托盘，转手交给台上财神，礼成。锣鼓声再起，二人携手缓步退场。

我伫立台下，满目新奇，被这般光景看得入神。吴荣芳轻声提醒，正戏即将开演，随即递上提前誊写工整的张飞唱词字条。

诸葛亮孔明手持羽扇登台，从容落座案前，全身盔甲的赵云威武肃立。后台高腔起调，悠远苍劲、回荡四野。

俺——张——飞——来——也！(仓-才-仓)
(倒板，散板)
头戴乌云盔(仓)